

少陰經前篇總論

少陰經其爲傳經之邪則自太陰傳來之熱邪也其有直中之寒邪則感於少陰本經而有連及本藏者則寒熱分關也腎藏素日虛冷命門火衰之故也是傳經直中在少陰之爲經爲藏必分表裡寒熱亦同於太陰病無二理矣試先總揭其證脈而後就兩途分言之使人知所以立法出治庶無悞焉少陰之爲病其脈微細之中必以沉爲主其爲傳經之熱邪則帶數其爲直中之寒邪則但沉細而不數是爲少陰之總脈也其證但欲寐足以該寒熱二邪矣腎者作強之官邪入而昏或欲寐是爲少陰之總證也無論寒邪熱邪俱不可發汗言病在裡者較三陽經病而言也本經中自有表裡寒熱當另於截然分編者識之故欬而下利譫語知傳經之邪本熱而被火邪助虐腎水枯則胃津亦亡小便難而譫語見以火劫迫強責取少陰汗與發汗之悖謬同也再者少陰病但厥無熱者則必無汗強發之適動其血血爲發汗熱藥所逼安害空竅亂出是名下厥上竭陽邪入陰分

方得厥。而陽分之血。又妄動而枯竭。所以爲難治。皆不知少陰無發汗之法。而以治太陽者。治少陰之過也。其少陰有咽痛一證。則熱邪上炎之義也。甚則咽中生瘡。聲不能出。是甘草桔梗湯等四方之證。爲傳經之熱邪設也。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熱邪熾盛可知。黃連阿膠湯證也。亦爲傳經之熱邪設也。至八九日之久。一身手足盡熱。而其熱深入。近移膀胱。又臟腑之表裡也。重則必便血。亦同於太陽之熱入血室也。更或腹痛。小便不利。而便膿血。利不止。桃花湯主之。外有刺法。無非洩其熱。而無實邪可下也。至於熱邪盛於裡。陷入深分。爲下痢咽痛。胸滿。心煩等證。欲升不能升。欲降不能降。則有豬膚湯一法。亦使少陰之邪。還升陽分。透表散熱而已。雖然。傳經之邪。固屬熱。而或日久。纏綿陽陷已深。最唯認識。如四逆一證。本爲寒證。然見欬悸。小便不利。腹中痛。泄利。下重。諸證。知爲陽邪陷入陰分。而非寒證可明也。主之以四逆散。從陰分開破其陰陽。內用柴胡芍藥。司升降。濁者自下洩。而清者自上升。豈非仍是少陽經。

自利清冷色

純青仍用大

承氣湯陰經

無熱之說胡

為乎來

祛邪之法。而少變其制者乎。若於下利之中。更見欬
嘔而渴。心煩。不得眠。之證。腎之熱邪。引動膀胱之水
邪。豬苓湯。又與五苓散。分陰陽經治水。至當不易之
法也。如邪熱大盛。腎水立竭。則口燥咽乾。之證見。更
有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一證。又為少陰
之熱邪。進犯厥陰矣。二證俱須下之。合之少陰病。六
七日不大便。腹脹滿者。俱用大承氣湯。除熱祛邪。竟
同於胃實之治也。觀少陰傳經之熱邪。甚則有進犯
厥陰之證。則傳經必傳厥陰。已於少陰病中。可證矣。
熱邪如此。寒邪亦然。故少陰直中之寒邪。亦有進犯
厥陰。為二陰之合病者。亦如三陽俱感風寒之合病。
可於少陰傳經熱邪內。會通其理也。經絡藏府相通
往來。不過此道路。何不可融貫而明之哉。奈何前人
竟無一字道破也。余曾論三陰之中。以少陰為中處
之勢。故經以少陰為三陰之樞。所以有太陰少陰厥
陰少陰之說。今觀傳經之邪。初入少陰。甫離太陰。則
升之舉之。亦如太陽陽明之治也。傳經之邪。深入少
陰。將之厥陰。則下洩之。亦如正陽陽明之治也。可愈

信余前言之非臆矣。仲師於少陰病。無論其寒邪熱邪。又出診法。以決其進退。以少陰負趺陽五字爲真訣。熱邪而趺陽勝。則在少陰之邪必微。易於傾洩。寒邪而趺陽勝。則在陽明之正旺。可以支持。故以之爲順。反是爲逆。可知矣。此總傳經直中之邪。於一。言也。迨少陰病欲愈。必見太陽中風之脈。陽微陰浮。卽陽浮陰弱也。陰分之邪還於陽分。無論寒熱。俱可透表而愈矣。以子至寅上。定其解時者。陽升氣旺。俾少陰之邪得陽氣。附少陽之升而散。亦一定而不可移易。天地自然之氣化也。孰謂三陰之邪不同於三陽。除少陽達太陽。別有升陽散邪之門戶乎。故除大承氣等湯。下邪於裡。卽散於表之治而已。在陽經。在陰經。一升一降。同理。則無疑焉。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四

少陰前篇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按此條乃申明少陰病之總證。脈示人知所辨以立法也。傷寒之爲病。自三陽遞傳至三陰。復自太陰遞傳於少陰。此傳經之邪。乃外感風寒。歷久變熱之熱邪也。其不由三陽。亦不由太陰。直中少陰之經與臟者。又非傳經之熱邪可比。乃陰寒之寒邪也。故三陽有合病。而三陰有直中。三陽分經與府。三陰亦分經與臟。一定不易之理也。有如其人爲少陰病也。則爲傳經之熱邪。當辨也。爲直中之寒邪。亦當辨也。方編傳經者在直中之前。爲上篇。喻編傳經者在直中之後。爲下篇。然明其爲經爲府爲寒爲熱。亦可不論篇之上下異同矣。若此條。則合傳經直中二邪。而總標其證脈也。自應列於上篇之首。方可謂總揭之也。試就

少陰之證脈辨少陰之爲病脈必沉三陰皆然又兼微細迥異乎三陽之爲浮爲大爲弦也沉者浮之對微者大之對細者弦之微者亦可言對也此少陰之脈也見此則三陰俱可識其端倪程註言之得矣至於少陰之證惟其有寒熱二邪不同故證不能槩言之姑就其中取兩邪入而見證大同者標之則但欲寐是也腎爲掘強之官智巧出焉邪入而失其智巧之司隨現惛憒之象沉沉睡夢此其微也熱邪入而擾其陰寒邪入而溷其陽皆能致此也仲師所以示人未辨寒熱之邪先辨少陰之證此至訣也脈之沉微細三陰俱有而兼以但欲寐少陰之爲病確然矣所以此條必應首列於少陰之篇也乎然愚謂沉微細雖三陰俱有而太陰必多微少陰必多沉厥陰必多細太陰在中故微多少陰在下故沉多厥陰近胆故弦可變細而細多此仲師於少陰不言沉反言微細者沉少陰本脈不須言且沉亦非少陰獨有之脈必兼太陰之微厥陰之細而少陰之脈始確也再者少陰處三陰之中亦如陽明處三陽之中陽明之爲

脉本大然兼太陽之浮多則太陽陽明也兼少陽之
弦多則少陽陽明也推之于三陰少陰之為脉何獨
不然乎然則少陰之沉兼微多非太陰之少陰乎少
陰之沉兼細多非厥陰之少陰乎三陽之陽明就通
傳而言之有相通之義仲師故分而為三三陰之少
陰亦就通傳而言之有相通之義何不可引仲之哉
况仲師于三陽言之則三陰亦當不必贅叙矣或者
因三陰各有直中不及分言耶亦一說也或問少陰
病脉仲師未言沉于何增之答曰請觀第二條原文
及余註便知仲師不言沉正主于沉也非余之臆說
也

二 少陰病脉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二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

強責少陰汗也

四

喻少陰之脈從足入腹上循喉嚨繫繞舌根故多咽痛之證其支別出肺故間有咳證今以火氣強劫其理則熱邪挾火力上攻必為咳以肺金惡火故也下汗必為利以火勢逼迫而走空竅故也內攻必譫語以火勢燔灼而亂神識故也小便必難者見三證皆妨小便蓋神為火熱所傷則膀胱氣化不行大腸奔迫無度則水穀併趨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則小腸枯涸不至耳少陰可強責其汗乎

腎有熱邪其表府之膀胱必應小便所以不利也咳而下利肺大腸表裏之義乎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按此三條乃申解少陰病傳經熱邪入裏為患不可認為直中之寒邪誤治反強責其汗以致難治也少陰之為病有傳經為熱邪有直中為寒邪前既言之然熱邪之傳原在經也而腎臟可以並見病若直中之

邪則必分爲經爲臟矣。爲臟者尚單用溫而不用散。爲經者方既用溫而復用散。是臟病原無散法也。現爲傳經入裏之熱邪乎。又豈可以溫散之法治之乎。故熱邪久而方熾。必不可用溫。又傳入裏而愈深。更不可用散。此在太陽入陽明之裏。已忌發汗矣。再遞傳三陰。至少陰下之極。深之盡。爲裏中之裏矣。其忌妄發強責其汗也。何待言乎。惟是少陰一經。兼直中之寒邪在內。法有溫經散寒。近于取汗之義。仲師恐人誤認。以之治傳經之少陰。故特標出示之。正見附子。麻黃。細辛。甘草。純爲寒邪直中少陰。經而設也。寒邪直中少陰。藏耳言溫而不言散也。並非爲少陰傳經之熱邪。病及于少陰腎臟者言也。此乃大關鍵處。歷來無明白剖晰者。學者不可不詳爲考辨也。如少陰病首條。竭脈本微細也。今診之。脈細如故。而見沉見數。蓋細乃厥陰之少陰也。而沉爲少陰正脈也。今不見太陰之微。而反見陽脈之數。數者遲之對。見爲微。爲數。皆于沉中重取辨之也。推此則爲細爲弦。亦于沉之輕取辨之也。所以沉爲少陰本脈也。診其人

輕取之。脉沉上見細。重取之。沉下見微。此少陰直中之寒邪也。或宜溫中。或宜散寒。再徐察之。而直中少陰之臟病經病咸得矣。若診其人。輕取之。脉沉上仍見細。重取之。沉中不見微而見數矣。此乃少陰傳經之熱邪也。就沉中重取一診而分。少陰寒熱之。此定訣也。審乎此。則知非直中之表病。而爲傳經之裏病也。蓋在風寒初感。不論何經。總爲表證。當發汗。故三陰卽少陰亦可發汗。如麻黃附子細辛甘草湯證是也。在傳經愈深。不論何經。總爲裏證。皆不當發汗。故三陽卽太陽亦不可發汗。如抵當湯五苓散等證是也。知乎此。方可言表裏不致以三陽定爲表。三陰定爲裏。孰固不通之論所惑也。且明乎不可發汗之義。則治傳裏之熱邪。方有隨機應變之法。而亦不可執一。故仲師但言不可發汗。並不出方。不出方者。方出之于後也。但言不可發汗者。妄發強責。則爲禍不旋踵也。請試申之。如少陰病咳而下利譫語者。此傳經之熱邪。述及少陰也。設妄發其汗。雖不以藥而以火劫取。少陰經氣血本少。熱邪再入而耗損之。

又火劫而強責其汗。則陰愈虧短。津液內亡。小便必難也。胃亡津而小便利者。津亡于上。而氣化尚行于下。此則腎陰有傷。津亡于下。而氣化不行矣。強責少陰之汗。用火劫。似邪祇傷其陽。分表分。而津亡氣耗。爲害已如是矣。可不慎乎。

再或其人少陰病而厥。近于腎臟直中寒邪矣。然腎臟直中寒邪。則陰寒之氣有厥必逆。厥者風也。逆者寒也。少陰之邪。必輸厥陰。風水相連。陰寒下凝之象也。今但厥不逆。是謂之曰熱厥。厥仍風也。不逆者熱也。亦風水相連。熱邪上衝之象也。但厥二字。既知爲傳經之熱邪矣。而又有無汗似寒。以混之。不知無汗者。其人陰血素虧也。熱邪雖在少陰。由厥陰上衝。而其人陽盛陰虧。則無能化汗得出。此少陰之熱邪。所以愈熾也。設認誤爲直中之厥逆而溫之。大悞矣。或強發其汗。汗不出而血動。此血卽不能作汗。上分陰分。素虧之血也。爲溫經散寒。猛烈之劑。所鼓蕩而走陰分。血熱妄行。邪害空竅。不擇何道。從耳目口鼻而

傷寒論本義
出此誤認爲直中之寒邪而妄發其汗所致也。于是
在下腎經之熱者愈熱而厥愈甚。在上之血分虧者
遂竭而陰愈亡。仲師名之曰下厥上竭。上亡陰亡則
孤陽無附必有脫離之勢矣。故曰難治。妄發少陰陰
分之汗其害之大又如此。業醫者可不細辨少陰病
之爲傳經爲直中爲寒爲熱而混施之哉。厥而不
逆者手足溫也。然就無汗言之亦準。厥而有汗乃真
寒迫陽外亡之象。故爲直中之少陰。無汗而厥則熱
邪伏于裏而不外越。故厥者少陰有邪而無汗者邪
熱內耗也。斯可議爲傳經之熱邪無疑矣。

五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甘草湯方

甘草 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 一兩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 洗

桂枝 去皮

甘草 炙以上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煮七沸。內散一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又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苦酒湯方

半夏

洗破棗核
大十四枚

雞子

一枚去黃內上苦
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鐸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嚥下。不差更作三劑服之。

按

此二條乃申明少陰病傳經之熱邪緣木而上為患于咽立治法以示人也。少陰病由傳經而得者為熱邪前言之悉矣。然熱邪在下而其熖性必上炎上炎必緣厥陰而升先見咽喉之證亦邪害空竅之義又為少陰經脈所循之處所以見病如此。若少陰病具二三日之間即見咽痛者此惟宜緩其炎上之勢使不致咽中受上衝之熱或壅而結痺或傷而生瘡也仲師明其可與甘草湯不差加桔梗甘以緩之苦以

開之而二物氣最輕清宜于上治爲對證之藥也。再或少陰病咽痛覺痛正在咽之中則熱邪上壅將結痺矣。又非桔梗可開甘草可緩矣。必用半夏之苦開而兼洩內有桂枝之辛升散其熱甘草之緩緩其炎。煩亦火鬱發之之義而迥非發汗可比。卽于解肌之用亦渺不相屬也。此又證之較重于前。或失治少運者更有少陰病咽中不惟痛且痛久而傷熱灼之而瘡生矣。以致不能語言熱邪壅悶于胸膈以上之故也。方証謂心熱則舌不掉然心熱則神識惛懞發狂譫語矣。未必止于舌不掉此不能語言祇爲膈熱氣塞之故而已。聲不出者咽病而喉亦病肺金火制而啞不能振作出音者此證又重于咽中痛皆治之遲誤也。法用苦酒湯半夏之辛苦雞子清之甘寒以開以散以潤以涼皆二物之力也。此俱爲少陰熱邪在經上衝爲咽痛立證治之之法也。

愚謂少陰之邪惟其緣木而升所以于其傳也必傳厥陰亦升降之理也。太陰降而少陰少陰升而厥陰。

三陰中之升降也。比之三陽之表裏亦然。蓋氣之行也。無論病氣與正氣皆以徃復屈伸爲義也。詳在總論。

⑦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一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二枚

阿膠 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八)

此條乃申明少陰證傳經熱邪其勢上炎擾亂心。厥
立法以爲治也。少陰之熱邪上衝爲咽病前條言之
然又有熱邪盛于腎而炎焰擾于心手足兩藏二火
同氣腎水日耗心火自煎熱則但熱之理也。內經云
一水不能勝二火是也。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
熱勢漸盛之時也。其人心煩不得卧病雖在少陰
而上焦見熱邪矣非急救其心臟真陰必不能得寧
貼仲師主以黃連阿膠湯連芩苦以洩火阿膠賊以
濟陰雞子黃芍藥俱結隊助陰之品也。其陰既復腎
水日生君相二火消烟熄焰豈非一定之良法哉。此
洵降火滋陰之聖劑推之卽有熱虛勞加參朮皆可
以瘳之。程註屢言三陰盡寒邪至此條竟無可措辭
不覺其窮而遁矣。

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